

# 这朵“胶东之花”，如何更有戏？

“这唱腔太‘拉魂’了”“被‘小戏骨’的表演狠狠击中”……

最近，一段小学生唱柳腔的短视频爆火。来自即墨区第四实验小学的十几位“小演员”，唱念做打，有模有样，引来网友一片点赞。

作为具有青岛特色的地方剧种，柳腔历史悠久，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锣鼓声喧，唱百年悲欢离合；衣袂飞彩，绘千般人物风流。一代又一代青岛人，把柳腔放在“心尖尖”上。

台前幕后，柳腔为什么如此动人？这朵“胶东之花”，何以越开越艳？

## 田横五百壮士唱柳腔？

“杯接田单饮老酒，醉人乡音听柳腔”。柳腔是青岛地区的一种特色声腔，起初并无曲谱，琴师与演员不能完全协调，只能“两接就”，互相配合着往上“溜”，故称“溜腔”，后取谐音改为“柳腔”。

亘古以来的“灵魂之声”。关于柳腔何时产生，向来有不同说法。一种说法是，春秋战国时期，可能就有柳腔的雏形。《孟子》曰：“齐人善讴。”“讴”就是唱歌。有人称，柳腔就是“讴”的一种。另一种说法是，秦末汉初可能就有柳腔。当时，齐王田横麾下五百壮士慷慨悲歌，自杀于即墨海岛（今田横岛）。据说，壮士们的“悲歌”就是唱柳腔。

不过，目前的主流说法是，柳腔产生于清代中期。乾隆年间，即墨一带受了灾，艺人们四处逃荒，通过唱戏来谋生。于是，即墨民间的小调、秧歌与流行于胶东地区的“本肘鼓”相融合，形成了一种特色声腔。

柳腔的基本唱调是“悲调”和“花调”。“悲调”凄凉悲愤，如泣如诉，适用于悲剧；“花调”欢快跳跃，灵活多变，适用于喜剧。此外，还有“生调”“反调”等。

民间绽放的“艺术之花”。柳腔经历了从无伴奏自由演唱，到有伴奏定调演唱的过程。清代后期，在大、小沽河沿岸，民间艺人们为柳腔创作了韵词，并融入京剧、梆子等其他剧种的唱法。柳腔在乡间进一步传播，从“盘凳子”（几个演员围着凳子，伴着竹板演唱），发展到以“家庭戏班子”为单位，走街串巷演出。乐器配置也逐渐从手鼓、手锣、竹板，演变成以柳腔胡琴（四胡）为主弦、唢呐帮腔的模式，一步步走向正轨。1900年前后，柳腔开始登上舞台，成为独立的地方剧种。

在此后发展中，柳腔形成了自己的曲艺系统。《东京》《西京》等“四大京”和《金簪记》《玉杯记》等“八大记”成为代表剧目。“进了即墨地儿，踩了两脚泥儿，吃着地瓜干儿，听着柳腔戏儿”，这一度是老百姓生活的写照。人们听柳腔听得入迷，常常“针尖扎在手指上，饼子贴在锅盖，枕头当成孩子抱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柳腔得到长足发展。1959年，青岛市柳腔剧团应邀进京汇报演出，广受好评，柳腔也为全国人民所知晓。2004年，即墨被授予“山东省民间柳腔艺术之乡”称号。2008年6月，柳腔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## 柳腔为何能“拉魂”？

在青岛，人们常说柳腔能“拉魂”，只



袁玲在指导小学生表演柳腔。 常青 摄

要坐下来一听，立马感觉亲切、过瘾，几乎字字句句，都能唱进心里去。

一句句方言“叩动心扉”。作为地方剧种，柳腔是用方言唱的，从念白到唱词都有着浓郁的本土特色，还吸收了大量歇后语、顺口溜，并善于运用比喻、拟人等修辞手法，极具艺术感染力。

比如，在名剧《赵美蓉观灯》中，有一段长达720多句的唱词：“白菜灯，一蓬松，萝卜灯，楞头青。南园一个方瓜造了反，北园一个北瓜领兵征。冬瓜点上一杆炮，打得个西瓜直愣怔……”句句生动活泼，贴合百姓口味。评剧名家新风霞早年来青岛时，就对柳腔产生浓厚兴趣，还一度搭班。

一个个故事“醉心销魂”。柳腔剧目多为爱情、亲情故事，既包含历史文化，也体现风土人情。比如，“四京八记”展现的都是悲欢离合，共性是好人好报，坏人伏法或受到惩罚，体现了民间传统的价值观。

而且，柳腔的一大特色是，女性的艺术形象非常丰满。她们是剧中的主角，智勇双全，明辨是非、勇于抗争，令人敬佩。千锤百炼的唱腔、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加上个性鲜明的人物，使柳腔拥有极强的感染力。

一缕缕乡韵“戳中人心”。柳腔里有青岛的文化基因，是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、舞蹈等多种艺术的集大成者，突出体现了民间审美。柳腔也承载着人们的记忆。青岛大学艺术学院的胡瑞琴老师，至今清楚记得自己的父母在村里唱柳腔的情景。

除即墨外，平度、城阳和崂山等地的很多人，也都是听着柳腔长大的。目前，柳腔艺人的“口述史”，已被纳入青岛大学相关研究项目。

## 柳腔怎样更“有戏”？

此前，在央视一个纪录片里，柳腔被称为“田埂上的绝唱”。从中可以读出柳腔的惊艳，也能看到一定的困境。今天，怎样才能让柳腔更“有戏”？



柳腔演员在化妆。 常青 摄

“固本”与“开源”。一方面，挖掘整理，守住柳腔的“根”。柳腔的根本在于本土特色，而剧目是载体。经过百年发展，柳腔现有传统剧目120余个，移植剧目80余个，现代剧目40余个，应努力确保把这些戏唱好。

另一方面，做好传承，让柳腔“枝繁叶茂”。比如，袁玲是柳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早在1976年，14岁的她就成为即墨柳腔剧团的第一批学员。多年来，她言传身教，培养了不少“好苗子”，还指导小学生唱柳腔，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种子，也让柳腔有了更多“源头活水”。

“艺术”与“娱乐”。无可否认，一些被尊奉为“高雅艺术”的传统戏曲，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失去了往昔的璀璨，个别更是淡出了大众的视野。这也带来了深刻的启示：在当下这个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，传统戏曲若想重归大众舞台中央，绝不能继续以“高冷”的姿态示人。

发源于民间的柳腔，自诞生之初便深深根植于大众的生活土壤，非常注重

娱乐性，不断加强与大众的联系。通过“周周有戏”“好戏连台”等戏曲演出活动，演员频繁走下舞台，与观众近距离互动。除专业剧团外，青岛还活跃着众多民营柳腔剧团，仅即墨就有60多家。

“跨界”与“破圈”。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的爆火，让人们眼前一亮。这出戏吸引的观众，有八成之前从未接触过越剧，七成是年龄介于20岁至40岁之间的年轻人。这也说明，年轻人并非不爱看戏，他们可能只是还未被打动。

柳腔也需要自己的“爆款”。27岁的华珍妮做专业柳腔演员已12年，她认为，柳腔要发展就必须贴近年轻人，剧本、舞美等方面都要有更多新意。33岁的单洪超带领民营柳腔剧团，演出了1000多场戏。他说，年轻人要敬畏传统，也要摆脱束缚，多突破、多触网、多“跨界”，才能让柳腔更好“破圈”。

台上锣鼓声声，台下喝彩连连，恰如春日的浪潮，前浪依旧汹涌，后浪又携新声。柳腔，这朵“胶东之花”，也将越开越艳。

(转自青岛宣传)